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

十二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釋義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韓姬姓以國氏按以國氏春秋傳語。今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爲是更詳之鉛上不與人交爲是今以卜文長者言之又似作不与人交或作校弱之爲是更詳之鉛上

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以上文自同言之作不与人交爲是今以卜文長者言之又似作不与人交或作校弱之爲是更詳之鉛上以上文自同言之爲是更詳之鉛上

爲齊國太夫人天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  
官至游击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  
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  
縱爲子第華藻逸故事與偏同繼或作偏繼字從偏出出入敬恭軍中皆  
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  
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  
歎奇之有將字士卒屬之欲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元  
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  
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  
所慕賴者付之有而字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  
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之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  
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  
兵與地其舅或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  
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  
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  
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竈於汴者吾尚辱之謂也也

而所利者多

福傳而髮櫛之淮南子篇或无一字命劉鐸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  
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  
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譙噲交號于城郭者  
下无有字而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謂之號渭師且告假  
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作  
作詐渭師告急或作及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謂之號前  
當作師急或作及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或有安字請備之公曰  
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爲之少  
誠以牛皮轆与轆同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賚少誠潛過公界  
覺皆留輸之庫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  
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興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兆其族又  
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謀其非是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  
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敗以或作誅吳  
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  
以兵萬二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二  
西碑千人<sub>千人</sub>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鄆坊舟延節度使師  
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  
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  
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  
匹綃五十萬匹他錦紩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  
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綃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  
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力十或作七千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  
布帛皆露不垣初公下或有之字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  
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下或有元

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家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

以疾乞歸喪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

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

尉賜布粟年五十或作年八十一

考新舊史定从今本固

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

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

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

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

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閭爲已不利卑身僂辭

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聞

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既至非是不可下或

或作既至非是不可下或

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

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歎藩爲將疆土相望公

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

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

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

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

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或作

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或作

其銘曰

在貞元廿沐兵五綢

唐例謂湖因湖任大也

將得其人衆乃

一惕丘倒切

尚憇同詩尚尚憇也

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衆狼養

以兩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

廟得地所河流兩端益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

間爲帝督姦察其噲呻與其睨眴

七音備下音苟

視焉

左顧失視右顧而踰班

川蔡先郵鉏三年而墟槁乾四

視焉

呼終莫敢濡常山成德  
幽都州孰陪孰扶陪或作陪  
扶或作陪天施不  
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作贊或  
悠然四方旣廣旣長  
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  
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  
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  
莫敢扳又音班引也春秋傳而立之之與同生莫與榮發莫與令刻文此碑  
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或无拓曾  
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或  
作中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或  
作時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  
所與游皆當世名人游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之  
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輒十歲切又十歲集可考或本非是

藏山石之巖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

詞授集賢殿正字或作校書郎

此下有監田尉三字。今按三字下文

當重出前漢非有財能住高遠也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

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

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

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或作元十九年解監察御史王

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削出爲刺史。今技苟益得城

本則上文須補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

爲詞章沉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水下或有之字

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

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

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貧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泊<sub>上或无刺字</sub>船上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謑謑謑也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肉示指天日涕泗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日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覆若不相識落階穿不一引手終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拾下句有而字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无以字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道文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死或作死道或有而字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而有或能解字皆非是雖使子厚斥不又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

作秋月五日七月上或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有秋字或无十日字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

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費或作資行立有節槩立然諾下傳字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角切上合有涿縣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序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家卜或作寫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安以利其嗣人下觀字或作目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臯有功建中貞元間成字上賦無

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爲名至今追數當時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王字或作方本公以進士舉及第獻文輿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李士四迁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選擢宗室迂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爲利隨唐睦州刺史迂少宗正元和九年

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十一年來朝廷鎮鄂州以鄂兵道

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水銀爲不死藥薦之

必或作貴

李子墓志石本皆作似

泌以故起閭闈俄爲刺史不效貶循

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以疾卒于貶所年五十三月下或作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

于東都某縣其年或作某年月十五日葬

公三娶元配韋氏諱脩脩生子

其葉謂

生綽紹綰女會嫁鄭氏李毗夫人

父昭嘗爲京兆尹

之約

公叔裕五世孫父士全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药音訥自正

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

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

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

於其域異墓或无廟古今礼

今公宗室子生而貴富能孝問以中科取名

字并見善自傾

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歸曰

大支於今其尚有封太或作奉非是尚作上當公弟兄未續又亡第況觀其迂于南年及始衰誰點不復而以喪歸謙或雖海豐蘇跡

万里于畿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榮陽人君或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此下又有君其季也此有則不應重出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平菴彭州九龍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以上第有君字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鄖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之徵非是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

歲餘拜復州刺史

并上或有會衢州無刺史方

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

君願行作行願者治衢五

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楊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

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

或无居字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委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不爲翕翕熟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熟或作然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該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上六字或无此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

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看或作對看與之游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

而親故无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儕或作蕭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四或作四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

官窮中

洞然渾樸絕瑕謫作瑕

美

甲子一效反玄宅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公諱戎字元夫其上祖懿爲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爲隋襄城郡書佐以卒隋上或作襄城有子二人皆貴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縝爲河南令

以卒

或作蕭

出系表

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

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永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皆有名

或作

蕭

責

其達者四人公於倫次爲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間不以事自累爲貴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使下或無即日字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爲吏衡即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爲江西公因留佐映治轉或作映卒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父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在冕府累迁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丈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已懷之未發也遇馬摶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爲泉州別駕冕意欲除摶附上意爲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爲此耳不許冕遂大怒囚公於浮圖寺而致摶獄事聞遠近值冕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冕死後使至奏公自副又副使事於浙東府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

書刑部員外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  
寬大爲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

某年或作元祐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前已云元祐月日者或

卒非是史下

五兼寧

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

得自爲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尽

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外親無踈遠皆家歸

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

卒上或有兩字

奏至天子爲之罷朝或无奏贈

左散騎常侍使臨弔

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

作人或大夫或

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于

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其職公凡再娶先夫

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治

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

聞或作袁

女四人皆已嫁愈既

與公諸兄弟善又嘗侍公令河南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之字上諭或作英

其文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

累

或作不

僅

或作不

僅

或作不

僅

或作不

僅

或作不

僅

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人以自

或作不

僅

或作不

僅

或作不

僅

或作不

僅

或作不

僅

或作不

僅

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

或作不

僅

或作不

僅

或作不

僅

或作不

僅

有一

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蕭山妻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前鄜坊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或五司守切或州非是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爲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内外尊顯或有之字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或作賢事皇姑齊國太夫人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八親能上或有爲字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爲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鄆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

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辭以羸穢不任卽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天子嗟歎之起下或有守字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于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爲大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武也銘曰翟氏之先蓋出宗周瓊顯於魏以佐文侯高陵翟方進相高陵侯漢義以家酬遷于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子在鄜時爲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或作公曰姑止以承我祀子曰母考莫我撫已莫我或作莫慰文駒雕軒來有煥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用昭歌裔篆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孚字某或作字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代或作曲同昌諱胤生皇考諱

叔向官至左拾遺栗水今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  
能爲詩文及公爲文尤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第第  
厚重又作謹厚考父謹厚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或无虞元和  
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  
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  
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月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  
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達謂其至及公  
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實主于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  
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謂下或公一舉亦  
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  
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盡從史重公不遣奏旌  
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譽音顧歸東都從  
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繼留  
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清細纏不同自  
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  
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  
者謂下或其爲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謂守嚴當作守教  
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  
恂恂愷愷得師之道謂或作恭溫或作顯公一  
兄三弟常羣庠輦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瓊江撫四州刺史  
佐太府自奉先令爲宣州刺史輒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  
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  
之志齒而不贖謂善不減作好矣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  
貢女子三人謂下或愈小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金四  
十年始以師親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勿

唐子止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僕慕其懿懿

唐書卷之三十一 藝文志  
孔子之後三十有八世有孫曰岱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  
七十二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  
煩以政上或吏部侍郎韓愈嘗譽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  
司守

留參去之果下或有公字留曰吾敢要君若年在宜去吾爲

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雖引讓勝，而懷恨乞歸。今按洪所引漢書文理甚明，方以微以抗，本之故隊以今之  
利涉然而不取殊不可曉。今正之一本乙君五部二字譖尤鍵。  
但如此則卑下却少一語，字不敵補。自郎官或作郎中。  
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  
之不仕與倦而歸者，在東吁在北，可杖屨來往也。今異  
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貧一官  
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於是或作是  
天資字，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相上  
皆非是。今按上下文孔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或作平  
撰字。多此不宜有。平或作直。  
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  
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  
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



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敵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恨下剪有馬字。无而教字或舊字在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湖南嶺南會谷桂之吏以討之將舉行立容將揚是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遺或作是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日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嘗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自是歲一作常提或作自常諱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比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仲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常音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下溫或作溫系表云四子皆以溫字傳合蓋賜年皆從溫號溫質則非晚年以溫也。豈以溫無爲異耶。然非要切不必強解。公之昆弟五人載戲戰當作銘曰孔世壯八吾見其孫此或作三十者非。今按上文長子白而長身寡笑與言此銘皆以四言自非是其尚類也。莫與之倫也。或作耶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或有中大夫洪州刺史兼翰文中丞十二字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二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无復字。或无郎字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

峽州刺史峽州說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  
關或作缺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  
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二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  
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或有事字自日語人丞相聞間  
語驗即除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  
九千萬以其利潤民成作一以償或作一與民成正云謂本  
酒榷蓋與民共之使得自釀非以錢九千萬與鹽戶也是也但其說非是除  
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薄文書或云文字又出庫錢二千萬以  
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  
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禁作象。今按作李非是  
不應重出且其文理亦不明白疑此自浮至爲六字亦是  
文去之則文理通暢矣但不可證不敢刪耳界下或云內  
字山或作出而或作去皆非處以其字疑衍以其誑利奪編人之產或云編或作  
蓋以民爲人蓋避諱當作民乃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  
是下求人刺害與人吏對放此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

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  
尚書代之矣或云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  
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  
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太子謂宰  
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誣  
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  
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出或云和初婺州  
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或云按勑  
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  
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或云占周知俗之病亦五朔字。今按文云發置所門閣草奏利或作之李云占  
宜則此句合有利字古本獨皆脫漏不足爲據又具爲科條  
與人吏約事備一日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

歲皆稱其便備下或有悉字或有故出事字。公所爲文章  
下同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郢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或作集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或无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慎善其餘幼也長女婿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婿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脩或作脩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作若皆非是變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歎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出之有或作中之最或作嚴或作叢集韻最嚴之省文。今據方說非也史助功臣傳李摶詩集之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或有序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

傳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一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或有能字食上食無賜字衣表記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間人之飢則食之食與衣皆去聲讀。今按無賜字即不成子食衣並讀如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傳者也母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按屬當音胡卦切左思寫文詩眉目樂如眉。今字非是念或作憲小姑記云王丞相於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或无鍾退見少傳翠竹碧梧鷺鷥停峙能守其業者也碧或作蒼業幼子好兒好靜秀瑤環瑜琪蘭芷其牙稱其家兒也後四五  
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異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

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傳卒哭之分府此見當時  
或無此字非是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止于人世何如也句末六人  
欲父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李本云晁以道乙居字。今  
而字當作亦而何下當有如字蓋誤寫著止及此然元副本同訛姑闕以俟知者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考異音  
解附

碑誌

南陽樊子之墓志銘

論生後山請歸陽公謂退之爲樊宗師於卷之誠便  
以贊文其弟出於同馬丁長子長五長卿傳鄭  
文惟其過之故廉之也

樊紹述既卒，其子郭愈將銘之，從其家來，書得青螺脫紙，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著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牘狀策書五卷。乙卯志、允倫文、賈名凡二十一篇。論上行首各

序傳記紀述說論今文證範周二百九十一篇  
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錄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  
叔曰多矣言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  
一句則文章之後文章則李奇於韓愈李謝於  
蘇退之於漢墓蘇其為文不剽襲觀終守居園

皆前人未道也陽公過峰守居處  
於此可怪至於如此詩曰嘗聞  
子雲賦異哉漢子釋河心微露去

君古初窮益入有有一焉詩曲自鑿紓又何其難也必  
驥云已也不以樂而嘶欲李斯庚書二云二云  
人二義士高高上高高鳥勿心具每含也負故多黃從無所

出人仁義之清流也。蓋其才以是為念，故在於家不復矜產，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矣。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長，而其家

蓋下屬皆應曰然無不有而字

或云元嘗字師或作帥方不出

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病以或作以紹述緝宗師父諱

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其子自黃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孝於

寄於袁大得也有龍牘二字皆非是本家者嘗與翟公  
閣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翟公謂其子曰吾家舊  
是窮酸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審二久哉莫覩屬奇神相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經述文從字順各識二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州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并加，字某，祖主繼之後，叔時作惟，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上其祖父曰雍王，長平王。下或有長平生淮陽五世淮陽生景融，景融親益疎不王。生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岌，比四世官不遇。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爲行爲士大夫家。岌爲蜀州晉原尉，原或作廩生公，未辟初對切子生一歲，以卒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李問自立不名，爲人年十四五能醫，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漂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爲敵，浸傳之聞。諸父猶非是之謂，聞之，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吾爲汝得師或作謂。於是縱，李無不觀以朝邑。貟外尉選，公真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文下或云擢爲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爲萬年尉。或云爲華州錄事參軍，爭事爭事於刺史，去官爲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拜南鄭尹，慚其廷中人曰：令辱我，我令辱我。起龍溪張目傳李良素貴其使，以是文与之，昌黎三字皆且曰：令退，遂怒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高，爲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爲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是與其故二得用。无者改字非是拜陝府左司馬，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或云李朴

正月，蓋正月十八日也。今歲是年辛丑歲丙辰月，則

爲日名而在月下爲是。知日辰所直而不以李本補此月

字不可。公內外行宇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  
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及其曾伯父玄暉有功中宗詩夫  
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分爲澄  
城主簿其嫡激廊城令激下或有烏字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澣澣  
潘皆進士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

東若干里漢韓氏壙也。故予與爲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廟作其○今按唐會要禮官議戶部尚書韋挺四代祖所立亂廟子孫官卑其制又廢今據官三品准令治官二廣此以廟之先嘗有王封而後出官甲不得立廟故云廟復廟祀也然唐制亦非古而本朝立庶尤疎略雖葬廟之常禮當與葬廟與葬廟之法相

呼當時不施行也

張君名織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

昌文

識

卷下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十一

一百十二

一百十三

一百十四

一百十五

一百十六

一百十七

一百十八

一百十九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六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一

一百八十二

一百八十三

一百八十四

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六

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九

一百九十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二音開也嗟嘻下於金切以爲生  
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缺  
或作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閭明莫之奪也閭明當作明閭  
說見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相阿也也字无首字或无之此銘以敵  
下條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音恒也也字无首字或无之此銘以敵  
竭割雪折厉奪也爲韻而行生清兵名閭貞復自爲韻厉音  
烈當讀如韻閭之韻。今據家範多得之出鄭蓋法魯置  
魚鱗詩句用前關白用範先儒所未知觀公此銘  
則旣識之矣但箇明二字乙之則尊自對而義亦屬若節方  
識則無讀韻作鶴讀然  
不叶而義不角也

河南府汝州曹參壺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或無用苗氏三字或作  
洛陽盧君夫人苗氏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始庶贈太子太師父姪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臧別駕公出系表作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府君守范復出其族叔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或作卒夫人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于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年或作其明其季女暨昌黎韓愈爲之誌或有銘字而無文其詞曰

赫二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是國叟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于行克嫓德門朝乃克嫓作肅其爲礼裕其爲仁爲礼容○今以下或說非是法曹之終

諸子实幼榮其哀介其守循道不違厥嘉弥劭或作勗問三女有從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病瘳者來寧累外孫有攜有嬰累或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旣壽而康旣備而成不歎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儕刻銘賓墓以贊頤休銘或作石質或作書寫以古文

溪堂詩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參軍李翹智之之祖之嘗自立其皇祖寶錄其行治皆如讀所書之實錄終曰先祖有美而不以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以也翹欲傳體文竟不足著亦惟不斥其愚而為之傳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龍西李翹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七或作八湖東陳留安豐里後開封字嗣或昌黎韓愈紀其出著其德

行以識其葬識讀其出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棋世其廟  
至有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端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  
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專焉作姁或無其在貝州其刺  
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上  
其字方云其名方云史記趙世家太后盛氣背之入又廉頗傳胥後今  
謂胥猶也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  
奮曰是何敢爾或無而竊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或無  
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  
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加下或無有礼字其葬曰臧  
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  
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空波臉切說文空葬下補于丁巳空葬于丁巳空葬  
昌文承四

勣士盧君墓誌銘

馮士諱於陵其先詫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爲是廷穿之以死河南怒命卒猝之猝昨設切猝擊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卧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歟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馮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旣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管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

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孟下或無又字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芳富芳如其材得何數芳名芳壽芳如其人豈無有芳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邪茲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李常

太學博士頴丘李于余兄孫女婿也或無文字

年四十八歲慶三

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其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干以進士爲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柳泌說已見前云實以爲有以物字作死非是丹沙

其法以鎔滿一鼎按中爲空竇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沙

余不知服食說句何出殺人不可計

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

說李常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

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第刑

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

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

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顛或謂而爲

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齒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

血數十年以斃或謂而爲常字殿中疽發其背死刑且死謂余

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

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葬人曰我得秘藥不可

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九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

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

一家有可解之字

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

死尚有此體<sub>考之不詳</sub>。今<sub>古史肉或作實</sub>人<sub>子及內外</sub>未害字乃演之訛而<sub>考之不詳</sub>。金吾以柳必得罪食祕藥五十死海上此可  
以爲誠者也。斲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  
鹽醯果蓏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  
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sub>消或作畜</sub>豚魚雞三  
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  
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  
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去藥行  
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考異音  
釋附

碑誌

盧渾墓誌銘

前汝父母右汝兄兄上或有弟字或作後有汝兄汝從之居  
視汝如生遷汝居于陵第也兄弟惟二人汝從之居  
無有殃如不信考視此銘章作於汝居孔固行三字汝居孔固後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安定桓王五世孫父素爲桂州長史化行南方長或作刺史考曲綱表  
李太白夫恩鎮公墓行狀皆作長史有子四人最季白紳卿文而能官嘗爲  
楊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或无參二字圓猶愛州民丁某至  
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趣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  
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或无薄二字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  
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累寧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

田頃凡百萬君諱峩桂州君之子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  
少而奇壯而強老而通字以寫晚以元和元年六月十  
四日卒年五十七元或作三娶京兆田氏女或无女字男曰家女曰門  
曰都皆幼元初君樂號之土田山水求援其州去官猶  
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

或有于字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或作財句未詳當有謬誤蓋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或有複姓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  
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堅趙氏生二女三男下開封字  
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徇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  
封亦卒開封從父弟愈於時爲博士或无弟字公舊本皆  
公與開封之父雲卿爲兄弟則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

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況進士家世儒者或无  
字曾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騎  
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上輿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  
年二十七以疾卒或病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愈於時  
爲中書舍人以下有弟字。今既非是仪礼喪服篇

其孫爲族父其曾孫爲族兄弟有从祖祖父者祖父之兄弟  
也其子爲从祖父其孫爲从祖兄弟有叔父叔父者父之兄弟  
弟也其子爲从父从弟今韓公於開封及虢州皆爲從父弟矣於開封之女則父當爲从祖公也此但云從父爲晚一祖

字

以父弟尤誤今无別本不取

爲銘曰

夫失少婦失或子失壯母歸咎無勸

### 韓滂墓誌銘

國白

出系表老成二字相承寶雞丞按  
此云房年十九死蓋未嘗仕也表復設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爲掌  
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一子滂或李也其子諱介爲人

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晉川老成爲伯父起居或无  
某後或无復出老成起居有德行言詞爲廿軌式或无既兄弟  
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  
周禮注或无文曰謂韓語蓋本此或无以爲作文蓋不考爲文  
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或无大  
字退太喜謂其兄湘曰某達翁且踰年懼無以爲見今翁言  
乃然可以爲贊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爲人  
亦然或无文字或无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死或无吾與妻  
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春郭南一里或无嗚  
呼其可惜也已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或无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或无莫  
不歸於死壽何少多或无作悲銘以送汝其悲亦何

女挈壙銘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文也患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  
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  
使爛漫爲少或作少爲珠良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  
南海揭陽之地或作无愈旣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通  
遣之或作无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旣驚痛與其父訣病或作無在病  
字無席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即瘞道  
南山下唐峯或作密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姻音戊女師  
聽從教姚婉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惊  
下或有尹字葬上或有而字女挈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一日和丁有之字其  
發而歸在長慶二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

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靈

河南緜氏主

不注月充書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江東  
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生三女二男考苗夫人  
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光明經或无出充字宰相  
休憮曾祖縣出邵氏今號鄧超字名作鄧公外主  
父昂中書舍人夫宋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  
十二元祐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  
府河寧縣之大石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歲爰歸得家九子一  
母稱頭娘婉嫕有儀柔靜以和命不侔身茲其柰何刻銘墓石  
以告觀者言或作小寵已音旨之說吳子光鑄

乳母墓誌銘

乳母

李氏

乳母李徐州人李下或有家有氏字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下或有朱鷺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靡佐沐徐軍見下或有其字徐卜或有三州守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二或作三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節下或有受字上或有愈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疾卒疾或作病或无疾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之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爲銘語作誌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詞序

雜文

塗碗銘

銘或作文

龍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碗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一年登上第行于褒谷此下或有間字執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士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斷閣非埋而識之仁之義碗乎碗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歐陽文忠公集

退之毛穎傳柳子厚以爲怪予以爲子虛烏有之比其流

出於莊周寓言舊史云愈作毛穎傳譏職不近人情出文章之甚絕諺者天下有幾若土能吐生百穀義爾此。今按東方朔位此正爲下文封於卯地死享十二神言也然兔与卯皆不屬土皆爲所制史談發亦謂此傳以太史公筆固少而舊史所見如此可發一笑

歐陽文忠公集

李肇

史談發亦謂此傳以太史公筆固少而舊史所見如此可發一笑

歐陽文忠公集

李肇

史談發亦謂此傳以太史公筆固少而舊史所見如此可發一笑</

屬鶴宋良犬也。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  
懼楚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  
連山築之得天與人文之兆兆無右是築者質曰今日之獲不  
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入縠而趺足謂足居獨取其髦  
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公皆用古  
爪牙麋所止居古牙吾通鑿與資亦然一云崔豹古今注蒙  
恬造筆以布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拔非兔毫也公當它  
謂毛爲護公作董生詩客与書魚叶皆可證也遂獵圍毛氏  
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東縛焉  
豪毫作毫非是下之臺同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  
子子或无目見親龍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  
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下  
圖畫丸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  
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佈

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兩  
不愛重皇上或有李字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  
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雖下或有後字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前  
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  
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  
與絳人陳亥弘農虢州唐絳州貢墨虢州貢墨故借名之陶泓及會稽褚  
先生交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  
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  
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摹作書上嘻笑曰中書君老  
而禿不任吾用吾非是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君或  
酬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  
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

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分衍春秋之成員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校中山之蒙始皇封諸管城山遂有名而姪姓之毛無聞蒙或作豪或作之是誰穎始以俘見卒見仕使見或作秦之滅諸侯頽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實少恩哉

下不列侯輩傳

閣本尤此篇��龍圖解云或言此篇不類退  
之文又得本校果无避諱因謠錄謂華  
傳稱韓文皆後人所譏是唐人已知其偽然既本之  
皆錄以謂於歐公殊也。今陵此當全篇刪去

卷之二

官見文宗備閱  
謂自今日送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家  
弃敝衣是日祝於舊日除貧也蒲註張文肅曰公  
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大槩始前人文竟多子雲  
解嘲數宋上答客難退之難章解麟子雲雖好之  
子臣皆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晁无咎云

在他子遷南荒熱燦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內年朝  
齋暮臘誰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  
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隙於我也  
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覩真香糗糲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  
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不甫得切記與以同以人與妃同子能盡言可謂聖  
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作曲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眞不知  
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朋儔同作傳朋在十去五滿十除  
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換力結如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  
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相其名曰智  
矯矯充充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數  
數與名摘抉下於決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  
其次曰文窮有名字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紙以  
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  
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毫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鑿鑿鑿  
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訥能使我迷人莫能  
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管營青蠅詩狗苟驅去復還王  
吐舌跳踉偃仰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  
凡我所爲馬集筆端驅去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  
他小黠大慧三國志有全文不小黠不大愚又抱朴子人大多以小黠而大愚入

生一出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出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  
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惟或作攜持璇琰易一羊皮飲於肥甘  
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踈謂予不信  
請質詩書主人於昇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

上座之戒

鱸魚文

鱗或作鰐。朱居清秀水間居錄云鱗魚之狀龍  
虎爪蟹目蠶鰐尾長數尺未大如臂則兩端

仍以尾擊頭蓋猶象之任鼻也

維年月日或作維元初十四月二十一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鱸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獨獨鑿千仞是也刀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外新書作列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方正偏王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潮字今按此言潮州乃嶺海之間去京師遠她但公於潮州亦有祭太廟神鱸魚之涵淹外育於此亦固其所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今寧閣本在下非是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揚州之境鱸魚之涵淹外育於此亦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鱸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鱸魚睂戶版切出兒安上或有下字不或作而或无與字左傳曰睂其目睂目出兒亦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云云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睂然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爲偷活於此邪中退然同語余亦然鬼中注身也。今坊一本皆通然意新史作身或校作睂故从之睂目出兒本或作明眼睂窮視也或校作睂恐當作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是耶或作也鯀魚辨鱸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或作也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鱸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鱸魚約盡三日其率鯀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

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鱸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與冥或无眞字刺史或无而字東安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鱸魚從事東安或无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